

每個人可依下列四道問題回覆，或自由發揮：

一、你幾歲，想分享的是哪一年、什麼選舉/公投、那是你第幾次參與選舉/公投？或那是你第幾次錯過或選擇不投票？

二、為什麼對那一次印象深刻？是選舉的過程、選戰、開票的過程、開票的結果、你與家人朋友的討論……？

三、對你來說，去投票(或不去投票)，是一件什麼樣的事情？你通常會做些什麼準備？

四、今年的選舉對你的意義是什麼？你會去投票嗎？

以下為作答區

(請以底線與下一位區隔)

(你可以閱讀其他人的答案，但不鼓勵回應、並禁止刪改他人內容)

(此為公開文件，一但作答，及同意作為節目內容使用)

我是致昕(本名或代稱)，這則拋磚引玉用。我今年36歲(堅持不報虛歲)，我想分享的是大學時代的一次總統選舉，那一次應該是馬英九最後當選。那一年我沒有投票，因為投票日那一天我接了一個志工的工作，去協助外交部邀請來的歐盟觀選團。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做觀選，觀選團的這些專家，都有多次去各個國家觀選的經驗，他們的行程從選前的造勢，選舉委員會的準備，投開票所的運作方式，投開票所人員的陪訓、動線的規劃，以及開票的過程，他們都看得很仔細。透過這些國際觀選團的邀請，民主國家得以讓國際認可該國的選舉公正性。

雖然那一次我只是個志工，但就跟著這些學者去觀察台灣選舉進行的方式跟細節，聽聽專家們問什麼、查什麼，去知道一場選舉有可能有哪裡會被動手腳，或是什麼樣的缺漏，可能造成選舉結果的誤差。

不過，重點是那一年我因此沒有回南部投票，那也是我最後一次沒有投票，因為我一直記得那之後的四年，一種悶在胸口裡面的感覺，說不出來那是什麼，但就是一種只屬於自己的偷偷揍自己一拳的那種感覺，像是妮妮在房間裡揍兔子，但自己也就是兔子的痛感。

我是沛，今年27歲，當時還在北部工作打滾的我，安排好假期，在2020/06/06返鄉罷韓，然後緊接著隔天接續我從2019年底開始的臺灣分段徒步環島旅程，準備從高雄出發，我記得我還特地帶著當時很火紅的「你是供三小(日文)」T返鄉及上路，結果剛出發第一天就把衣服弄丟惹，我那時覺得這可能是老天爺的SIGN，老天有保佑。



(註)

我今年37年，要分享的是2018年的選舉加公投。那是我不知道第幾次投票。反正只要開始能投票以來，沒有缺席過。

這一年的投票是我相對投入的一年，雖然開完票的結果，我所支持的人和希望通過以及反對的公投都與我的投票意象相反。

當時我會和LINE上希望同性婚姻以及性別平等教育能法制化、立法的一群人共同上街去倡導。去買東西時，聽到老闆在和人提到他們用錯誤的資訊在反對同性婚姻以及性別平等教育時，也會鼓起勇氣去試著釐清錯誤資訊，但換來的是他們就是無法接受(那家店至今我就再也沒有去消費過了)。要是碰到路上有人在以不實及錯誤消息去抹黑同性婚姻和性平教育，也會試著去聽他們為什麼反對，並嘗試去點出他們得到的資訊錯誤的地方。回到家中，也會利用全家一起看新聞時，試著和家人溝通，但家人因為公投題目太多，而放棄去了解資訊，而放棄投票。也還好我的工作場合是同溫層，同事會去幫忙跟身邊的人溝通，如果有不知道怎麼回應的狀況，就會大家一起討論怎麼去溝通。這是目前我對於選舉投入最多的一次，當然因為公投結果的不理想，有很多心情至今還是要去消化，就像是我還是不肯去那家再也沒去消費過的店一樣。

面對投票，這一路上也學習很多，會先去了解自己想要的世界是什麼，有哪些議題是我關心的，而選區的候選人有誰支持我關心的議題，而我的一票正是去支持我想要的生活而投。

跟往年一樣，今年的投票一定還是會去投，目前剩不到10天了，心情是越來越緊張，因為看到台灣的選舉被中國介入的這麼嚴重，像是那少少人數的粉專所辦的活動，居然有中天去直播，然後中國還對此去發聲和操作，就覺得可怕，而當年被罷免的人居然是不分區立委排名第一，台灣的未來真的是是我們一票一票去選擇出來的，我1/13是不會缺席的。

我今年28，想分享18和20年的大選。我從2014年就出國了，到今年已經要10年，但中間的選舉我一次都沒有錯過。2018年本來沒有打算要投票的，時間太靠近期末，安排並不方便。但越靠近選舉我就越焦躁，最後在一次傍晚的課堂上刷了機票，告訴家人我兩週後回家、我要投

票。2018年是我第一次這麼積極拉票，跟家裏長輩拉同婚的票以外，從來沒有發言過的國中群組裡有人貼了關於東奧正名我不認同的看法，思考後我還是貼了一串回覆，不想要討論只有一種聲音。2018選後我進入一段很長時間的高度政治焦慮，我開始更積極的在社群平台上解釋、分享新聞，我無法確定這究竟有沒有用，但不論2020大選結果如何，我都希望自己知道我有為了我在意的事努力過。2020選前，我身邊許多同樣在國外的台灣人紛紛亮出機票，從沒聊過或表態過政治的朋友公開亮票，大家都回來投票；開票那夜我感受到很扎實、很飽滿的快樂。對我來說投票的意義就是這樣：只要還會給我選票，不管多遠，我都會找出時間辦法回來投票。就算結果未必盡如人意，那都是為了我希望的未來發聲，我想要一直抬頭挺胸、知道自己為此付出過努力，不讓其他人代言我的聲音。台灣永遠是家，不管離開多久我都還是想回來，我希望他越來越好。

今年還是要投票的，一群海外朋朋機票都買好了，開票趴也約好了嘿嘿。大家一起回家投票吧。

我是wawu今年32歲，想分享2018的公投。

2018年的同婚公投，自己身為同志的身份，藉此替自己和家人開啟了投票的理性對話，當時的我試圖說服80歲的阿嬤，同婚的意義與價值，雖然最後阿嬤說，同性戀我覺得他們開心就好也沒有不對，但他們老了怎麼辦？誰要來照顧他們。

當下的我終於理解長輩無法認同的原因，因為在他們的認知裡，婚姻更多的是伴侶之間生活生存的保障或是依靠，那些什麼愛情之類的對他們來說是擺在更後面的。

這也讓我更加柔和的看待這項議題，有時候不同意不是真的不同意，可能更反應那個時代的無奈。

小時候懵懂無知的時候，覺得投票是象徵自己長大的配件，那時的自己連選舉公報都不看，直接憑感覺投票。

但從2018年那次的經驗之後，我自己會多做功課，像是和朋友探究每位候選人、平時會關心國際或政治議題、聽議題時事類的報導等等。

今年選戰的精彩程度，也讓我從一開始就追劇沒有要放過，每場政見發表和辯論也是必追，甚至帶著國小四年級的學生做了一系列的總統大課程活動。

2024的選舉我會去投票，今年的選舉對我來說好混亂，從一開始的連署、合不合的事件，更深深覺得天啊！不敢相信我們的政黨是這樣。

但轉頭看看身邊另一群不同朋友群，對選舉議題的無感、不關心，覺得自己扮演老師的角色，向他們說明選舉的各種象徵意義、政見的意義。

因為不想再這樣下去，所以今年選舉才會比以往更加積極的分享相關資訊，希望能藉此喚醒平時不關心政治議題的朋友們。

我今年28歲，想分享2018年的10案公投。那時候剛出社會，自以為據理力爭卻滿身是刺傷人。當時父母尚未能接受同志婚姻（現在或許也沒真正接受），但也非積極反同，更像是這議題突然出現讓他們不知所措。投票當天跟家人大吵一架，準備要奪門而出時，我媽喊了「不管你是不是（同志），我都會愛你」，大我一歲半的姊姊看不下去，說了你有種出去就不要回來。那天花了很多時間在投票所外面哭，大概就跟安森跨年一邊哭一邊迎接新年一樣荒謬（但這活動有夠讚）。因為當天得知公投結果時還在工作，直到工作結束，才能慢慢感受到難過。

不用擔心，跟家人的關係還是很好的，能把同志議題拉到檯面上談算是一突破，就算各自有立場也無妨。可是還是會害怕太用力去談議題，不再據理力爭，很多時候也不覺得自己做了什麼、改變什麼，關心社會議題就是對社會保有熱情嗎？我不認為，所以總是佩服那些持續倡議的人們。最近身邊很多人讚嘆著某位總統候選人，喜歡選舉當下候選人與選民間的互信與激情，自己似乎難以做到全然相信某個人、為誰拉票，但還是很珍惜投票權啦，自有投票權後，沒有缺席過任何一次的投票。

1.我今年48歲

2.讓我覺得印象深刻的選舉有兩次

一次是1996年的第一次總統直選，當時有開放大學生擔任選務人員，我也去了，投開票所在台北市某宮廟內。當時印象很深的是，在票區打開供現場人士公開查驗時，有個阿北拿拐杖捅票底，全場哈哈大笑，他還跟我們說這真的不是開玩笑的，以前選舉這裡面都有夾層的。第二次是2016年的總統大選，當時我其實在日本度假，工作太累了，很不容易才排到假，但看到周子瑜被迫道歉事件真的太火大，當時是氣到想改機票趕快回家投票。

3.越來越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不會去說服別人要做什麼，但我的本業工作內容應該就有這種成分在裡面吧。感覺到嚴重性的應該都不敢不投票了。

4.必須要珍惜的公民權利，希望我們一直都能維持這樣的制度，而且是真實有意義的選舉。我會去投票。

我是 Peter，今年24歲，選舉之後就會變成25歲。讓我影響最深刻的選舉故事，反而是發生在罷免的時候。故事跟我爸爸有關。雖然我出生在高雄，但是我的家庭背景偏藍，我也是直到臺北讀大學後，才慢慢改變我的政治認同。

第一個故事是發生在2020年罷免韓國瑜的時候。那時韓國瑜的政績與言論都受到嚴格檢視。那時的我想要回去投罷免票，但是因為韓國瑜團隊的策略，希望大家不要出門投票，以降低投票率的方式阻止罷免通過，於是很多回家投票，但擔心家人反對的青年都選擇不回家，而是過家門而不入，在外留宿一晚，或者是乾脆當天來回。我也是其中一員，而且當時由於罷免票數不樂觀，我甚至還受到學姊請託，錄了一段錄音給溫朗東，號召大家回家投票。

當天沒有回家，我跟另一個同校的學長住在中央公園附近的旅館，晚上學長帶我去了一家gay bar 喝酒，喝完之後還去旁邊有變裝皇后的卡拉ok唱歌。那時我第一次進去 gay bar，是一個很新奇的體驗。不過喝完酒隔天早上早起投票真的很痛苦XD

我始終不知道我爸知不知道我回去投票的事情，或許他知道了，或許他不知道。有時跟他討論政治議題時，彼此會堅持自己的立場，不過也都很有默契地沒有影響到彼此的感情，我覺得這是很值得慶幸的事。

我是遠，今年23歲。2018選舉隔天，高雄舉辦同志大遊行，當時因為太難過了，也沒有約任何人一起走，就這樣傻傻的出門，沒想到一過馬路先是遇到國小同學一家搖下車窗跟我打招呼，後來在一片茫茫人海裡竟然又一一巧遇當時的高中同學，像一台沒有人會下車的車一樣，大家都很難過，但是可以一起走、一直走。

選舉完了，總是有難過和惋惜，但是每一年，我都還是會去投票。現在我常在課堂上偷渡一些民主教育和一些投票小知識，希望下一代也和我們一樣珍視民主與台灣的未來。

我是騷夏，今年45歲。

我要分享2018年回高雄投高雄市長選舉以及公投。以下是來自我的臉書回顧：

早上搭上高鐵的時候很心急，彷彿要和心愛的人見面一樣腳步很快。一下車弟弟就飛車把我接走了，回家整隊後拿了紅白單我們就準備去投票的國小，探問了弟弟妹妹的意向，覺得放心。然後看到爸爸打開Line做小抄，看到愛家關鍵字，差點拍掉他的手機，大喊：「你不能這樣投！」

「我知道，我不是笨蛋！我要投，和這相反的！」真的嗎？我看到小抄眼淚快要流下來：

「13 (o) 14 (o) 15 (o) 」

這三題的分別是：

13、以「台灣」(Taiwan) 為全名申請參加所有國際運動賽事及2020年東京奧運？

14、您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章保障同性別兩人建立婚姻關係？

15、您是否同意，以「性別平等教育法」明定在國民教育各階段內實施性別平等教育，且內容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等課程？

-

本人太激動，由衷感動去擁抱爸爸，這太讓我驕傲了，首先他突破同溫層，沒有人幫他整理那些OX，他堅持自己可以整理！雖然後來我側面了解，因為他信了我說的，投X就中了對岸的陰謀，而且會宗教治國，他堅稱他有去查證，我覺得獨立思考非常好！

投票所綿長的隊伍，算是非常有秩序，雖然很熱，很擠，非常驚人排了一個半小時才投到票，家父非常興奮，一直回頭和我說：「可以投票很珍貴」「這就是民主」「希望可以衝高投票率呀！」「很多年輕人，有拚頭」「趁中午來投人比較少，想不到人還那麼多」而排隊小插曲是我實在是太少返家，許多鄰居是第一次見面，在家父與人聊天時，我持續維持營業用微笑。「你媽呢？」鄰居問。

我媽沒有出來投票，她在家休息吃我幫她買的阿默蛋糕。

-

雖然選舉結果，令人無言，但我願意記得這較美好的過程。

-

後來，高雄人我又花了一萬塊北高數次來回高鐵費，罷免掉那年選上的落跑市長。

我是依靜，今年26歲，要分享的是2020年的總統大選。當時，還是學生的我深受法國精神的啟蒙，課堂上來自魁北克的教授說著反滲透法的必要性，但也矛頭一轉，說只保持著「發大財」、「只想賺大錢」不想自由民主的台灣長輩們「極其天真」(Extrême Simple)。

現在回想起來，我肯定是沒能讀懂他語氣中的輕蔑，才會一字不漏的把他說得都記下來，刻在心裡，然後在總統大選前一晚，全部一口氣倒出來，像是要證明什麼似的，跟家人劍拔弩張、血光四濺。

媽媽說我是被政黨利用；爸爸說我這麼多意見，繳過稅嗎？；他們說那些反送中出來抗爭的香港年輕人是無遠慮、有近憂的犧牲品，跟我一樣有勇無謀。那大概是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對最愛的人的失望，我忘了我後來對他們說了什麼，可是肯定不會太好聽。我永遠會記得這場對話的結尾，是以媽媽的一句話告終。

她說：「妳可不可以讓我有自己的想法？」伴隨著是一顆顆斗大的淚珠從她通紅的眼裡滾落。落得我們心都碎了。

另一個是2018年的公投。

當時會講好聽話的學長不知道投了什麼樣的票，我只記得腦袋裝著戀愛的泡泡。

我很後悔，超級後悔，當時的自己沒有取消家庭群組設的公投答案、沒有研讀各項公投的攻防，現在的我會說那時候的自己肯定是懶惰的，思想上的懶惰。

我甚至也錯過了那道雨後的彩虹。

所以現在的我呢，一定會做好功課，並且深刻覺悟：任何漂亮的男生、女生都不能阻擋我備票、投票，就算是滿島光和許光漢也不行。

我是去年底剛滿 33 歲的 K，讓我最有印象的一次投票經驗，可能跟很多人一樣，是那次讓許多人都傷心難過了很久的，2018 年的同婚公投。

那一年返鄉投票時，我和朋友一起印了一些支持同婚的宣傳小卡，打算在回家後鼓起勇氣和家中成員做相關討論。因為家中成員的立場大多深綠，我一直以為在同婚議題已經沸沸揚揚地吵了這麼些日子後，他們會在媒體的討論及執政黨的倡議下，稍微站在支持理解的角度多

一些，但我在回家之後，卻得到了媽媽很直接表示難以支持的回覆。在觀念較為保守的我的媽媽眼中，即使在情感上可能可以理解，卻似乎始終難以接受相同性別的男男或女女可以共組家庭，始終覺得看到這樣的組合出現在面前，甚至當眾卿卿我我時，是一件有點奇怪、不太得體的事情。作為一個尚未和家人出櫃的男同志，我嘗試和媽媽表達我的看法，我想告訴她為什麼我覺得同婚及性教育是重要的，但他卻總是直接拒絕與我溝通，並以要我尊重他的立場為由強制中斷了我們的討論。

後來的公投結果，就如同大家所知道的那樣失利了，開票那晚，我因為心情鬱悶，到家裡附近的超商買東西，買完之後剛好聽見超商內的兩個婦人在討論投票，其中一個人說：「同性戀沒有錯啊，但應該用專法結婚就好。」又氣憤又難過的我幾乎是用逃的離開了現場。雖然公投結果在預期之中，但當反對人數化作實際數字攤在眼前時，仍然不免讓人覺得好像是被好多人，一起在身上給劃下了一個巨大的叉。有好一陣子當我走在街上看著身邊的陌生人群時，甚至會忍不住猜想，他們心中是不是也對我們這些人懷抱著拒絕，甚至或大或小的惡意呢？我不知道。

但或許也是因為這樣，再次讓我體悟到，投票真的就是在對這些自己所認同／不認同的聲音表達支持和反對的方法吧，一個讓彼此都能透過數字真實看見對方存在的方法。即使一時之間可能還是很難有所共識，即使這個「看見」本身可能會造成更多衝突，但對很多人來說或許也只有先看見了彼此，才能開始有溝通的可能。（當然如果不用透過這個結果，在投票前就能試著互相傾聽我覺得會更好啦）

我很感謝那些一開始提出相關草案、一路支持，以及後來在立法院中，投下同意票通過了同婚的所有委員們（雖然為了符合公投結果，只能以專法方式通過），是因為有你們的堅持才讓我還願意相信仍然會有為了貫徹自身核心理念、不顧選票壓力的政治工作者存在；政治是困難的工作，是權衡與妥協的藝術，除了同婚以外，更有許多大大小小的重要議題，有賴這些人去推動、改革。一如你們當時投下的同意票，我也希望能把握自己未來還能投下的每一張選票，為自己做下每一個無愧我心的決定，讓未來更接近我（們）所希望的未來。

我想這就是投票／選舉對我的意義，而我今年也會回家投票。

投票的記憶

是在2020年，響應小英的回家投票，毅然決然帶著小孩老公回家投票。當我跟中國同學說我們要回台灣投票時，我覺得很驕傲。當我在選前之夜，代表返鄉投票的海外青年站在台上的時候，我也覺得很驕傲。我覺得我做了一件對的事。

投票當天一早跟著媽媽攜帶印章身分證去到里裡的投票處。原來裡面長這樣，看著薄薄的一張投票紙跟臨時搭建的簾子，感覺兩光又神聖。為了這個，我飛了那麼遠回來嗎？

投完票後，一切好像變了也沒變。走到巷口去吃從國中就開始吃的早餐店，早餐店老闆娘十年來如一的問候，沒有因為今天而改變，「美女，要什麼？」零零總總，任君挑選。攤在桌上的各家報紙，各種顏色的版面，供來往的客人自行取用；蘑菇鐵板麵加半熟蛋，味道一樣也不一樣。異鄉遊子往往最思思慕慕的不就是那一口家鄉味嗎？是我變了還是早餐店的味道變了？

為了我回家投票給小英的事，大伯忿忿難耐。「她憑什麼回來投票，如果兩岸發生什麼事，她回去當她的美國人，而我們呢？」是啊！我憑什麼？憑什麼幫早餐店的阿姨、大伯，亦或客人們決定他們的未來呢？阿姨要的是什麼呢？我真的做了一件對的事嗎？

我叫黃哲斌，今年59歲。好笑的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選舉，是1980年美國大選，尋求連任的卡特，輸給雷根。當時我高一，是個蒼白脆弱小文青，看著電視轉播，敗選者出來講話，一方面安慰支持者，一方面恭喜勝選者，祝福對方將國家帶往更好的未來。

忽然，我發現，自己紅了眼眶，心底忍不住嘲笑自己，「別人選總統，你哭個屁。」

16年後，台灣不再是「總統姓蔣」的年代，我也有了自己的總統選票，伴隨著飛彈威脅，以及名為《1995閏八月》的暢銷書，那是我印象第二深刻的選舉。

快轉到今天，美國出現一位鼓吹暴動的敗選總統，台灣民主也有了各種麻煩。然而，前幾天，我在社群平台上，看到幾位簡體中文的網友表示，他們看了台灣大選的競選影片後，「忍不住熱淚盈眶」。

於是，我想起1980年的自己，想起這張薄紙的重量，想起人類的自由何其不易。

我43歲。大概直到我27歲，也就是2008年的總統大選才算第一次真正投票。此前都沒投票，有投也是廢票。但其實2008那次也是投廢票，我在國民黨、民進黨的兩組候選人都蓋了章。為什麼特別提那一次？我想起那次馬英九的競選廣告說他們「準備好了」。那支廣告串連全台國民黨縣市長，聲勢浩大，一副準備打爆民進黨的樣子。那時我在我媽媽的病榻旁陪著她。她已經肺腺癌第四期。她還是要我「相信臺灣」，蓋給民進黨。我沒有像過去那麼幼稚跟她爭辯，也沒提起前兩年紅衫軍倒扁的事情。我只是默默聽著。投票日那天，我們全家一起去投票。我弟聽了媽媽的話，但我們都覺得還沒開票就知道結果了。

那晚媽媽沒說什麼。一個多月後，她就過世了。

後來我依然不回家投票。儘管高鐵已經上路，卻好像覺得家比以前更遠了。

就這麼來到2014年的三一八。以前覺得遙遠的政治，似乎近在眼前。

那年我跟女友搬到台南，一住十年。從那之後，幾乎每次投票都參與。

簡單的理由是我可以搭親戚的便車一道在投票日前夜回老家，隔天一早跟我爸出門投票。之後親戚來接，中午前回到台南。

今年的大選氣氛比起以往清淡很多，大概跟兩組總統候選人搞不定的鬧劇有關。我好像也更冷淡以對。也許台南住久了，對賴先生的感受複雜。而對另兩組候選人則有種連他們的臉都不想看到的厭惡感。

我還是會搭親戚的便車回老家投票。也許我是在幫我媽補上她那一票。

38歲的我，想要分享2018年的公投及大選。

那天，住中部的我因為工作當天來回台北，在捷運上在高鐵上看到很多人都在誠摯的最後衝刺推廣#兩好三壞；最後回程時我的手上多了一包彩虹面紙及一個文宣。

回家搭上Uber，拿出了文宣想再好好讀一遍。

結果Uber司機從後照鏡看著我，出了聲用嚴厲的語氣告訴我說：「小姐，妳手上那種東西不要讀了！那個就是要讓我們絕子絕孫的！什麼同婚公投，民進黨就是要來攪亂我們的社會！」我耐著性子聽完接下來司機更多更荒唐的論述後，我無比想下車但我家還很遠…

後來我下車前，只跟他說了幾句話回應他

我說：「每個人都是在台灣生活的人，憑什麼他（她想結婚，不能和我一樣，和愛的人手牽手走進戶政事務所即可？！憑什麼他（她最愛的人，在醫院嚥下最後一口氣後，卻要被迫離開屬於他們的家、放棄所有屬於他們兩個人的回憶！？我的想法很簡單，我只是覺得每個人都該享有相同的權利。」

今年大選，身旁的想法很多，但也不多。

就像節目裡的失溫練習一樣，我必須跨出去才能聽到更多相同或不同的聲音和看法。

身為公民，投票的權利不想放棄錯過。

我也不願意錯過。

我是Joyce，今年17歲，投票經驗大概是學生會選會長的時候吧。

對2020的大選很有記憶，開票當天和媽媽在果園整理接下來要賣的番茄，媽媽急著要回家看開票的結果，我告訴她不用看了結果已定，還真的猜中了，她崩潰的說這個國家要完蛋了。

感覺自己對大多數事情的看法都與媽媽不一樣，有一種不孝的罪惡感，好怕自己會忍不住跟她吵架，我的生存之道是安靜閉嘴笑笑聽她說。

這次選舉對我而言最大的差別應該是我第一次認真的去看這些候選人，看他們的發言，看他們的政見，與同學老師討論（跟老師要小小聲討論），雖然還是沒有投票權，但可以提前練習一下，希望未來能與家人站在平等的位置，和平理性的討論。

我是宜珈，34歲，目前沒有缺席行使投票權的日子。我印象深刻的是2018年的選舉。那年29歲，已經參與過5次投票了，但第一次面對一次10個公投議題。由於其中幾項用否定的方式命題，我深怕年過50的父母不假思索，就照著line群組裡傳的小抄投票，我無法接受父母這麼無腦愚昧，我認為他們一定要知道自己投的代表什麼結果，所以我做了一個15頁的簡報，在選前之夜跟我父母親逐題探討題目。簡報中我用我的方式盡量呈現客觀，加上一些蒐集到的資料和影片的輔佐，讓他們更清楚公投議題以及爭取權益的族群是什麼樣的人。我很高興我有這麼做，跟父母一起討論公投題目，讓他們做出自己思考後的選擇，這才是公投的意義。

2018年是我亡國感在心中萌芽的一次選舉，韓國瑜的出現，讓他成為話題製造機，不但每天都語出驚人，還有來自中國的假新聞，讓我和我爸因為對候選人看法不同而產生衝突。我們的戶籍在新北，但我爸卻心心念念韓總機，每天關心遠在高雄的市長選舉，那陣子回家看到他在

看中天，我真的萬念俱灰，只能回房間避免衝突一觸即發。我到現在還是不明白韓國瑜到底給我爸這輩的人灌了什麼迷湯。

我在選舉前會做的準備：聽政見發表會、閱讀選舉公報，盡量不看帶有個人意見或政治傾向的媒體報導。聽起來了無新意，但對我來說這是行使公民權利前，最基本要做的功課，至少要了解自己即將投下的那一票，象徵什麼樣未來。今年的選舉我不會缺席，而且每週都期待著失溫練習，很喜歡這個系列，謝謝《不好意思請問一下》這麼認真地探討異溫層在看什麼，給我更宏觀的視野看待這次選舉的動向。



YES 3 NOS FOR A BETTER Taiwan

11/24 投票流程

1. 帶身分證、印章 (或印章)
2. 抵達你的戶籍地投票所
3. 領票
4. 投票 (每張一票，一題一票)
5. 投入票箱

18歲 就能領公投票 **700萬** 我們需要 700 萬張公投票 一人拉 7 票

加入 LINE@ 買我一票



11月24日 200萬連署書的吶喊
搶救下一代 刻不容緩

一人至少拉20票，來投同意票！

公投通過需要 **同意票至少500萬票**

同意票 > 不同意票

重大議題，應由全民決定
你的一票，決定台灣未來

請掃描右方QR Code，加入下一代幸福聯盟
各地官方LINE@，以獲得最新公投訊息。

下一代幸福聯盟協會
Taiwan For The Republic of Free Men Association
電話：02-2391-0366 / 地址：106台北市中正區錦江街5-1號2樓 / 網址：www.taiwanfamily.com

附圖為當年公投同婚議題的文宣，我為了做簡報，在街頭收集不少正反方的文宣。

我是turtle，58歲，來分享資深選民在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的投票經驗。

1994年之前我已有數次投票經驗，當時希望台灣能夠實現「首度政黨輪替」這項民主化目標，因此各項選舉都優先支持反對黨候選人。但在此之前，許多反對黨候選人的選舉方式充滿反抗威權體制的悲情訴求，難以讓選民看見台灣未來的希望。直到這場台北市長選戰，反對黨候選人首度以「快樂、希望、陳水扁」這項積極、正向、樂觀並且充滿自信的選戰主軸，讓選民看見民主選舉的更多可能性，也就此改變了台灣選舉的風貌，因此讓我留下最深刻印象。

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台灣終於在2000年完成首度政黨輪替，如今政黨輪替已是台灣民主常態，而我仍然沒有錯過任何一場投票，今年大選也是如此。因為我知道，我們手上的一票是真的有可能改變一些事情的。不管選舉結果如何，也無論當選的人最後表現是好是壞（我們當然可能會選錯人），如果我們沒有投下這一票，我們所期待的事情就永遠不可能發生。既然我們每年生日都會許願，那就把每一次投票都當做是為台灣民主慶生時展望未來的許願吧。

我是自我認同為後太陽花世代的26歲男同志shun, 必須要說太陽花學運真的帶給我們同歲數的人們好大的希望, 就是那種我們這世代在乎的事情終於能被大人們聽到的興奮感(感謝當年在立法院流血流淚流汗的學長姐們), 而我的首投就是18年的選舉, 那年真的覺得自己的責任好大, 在街頭當了性平小蜜蜂, 也不斷的拉著身邊的朋友簽署連署書, 或許也是因為自己前面的用力, 在開票之後突然意識到, 或許對於很多人來說那場選舉只是決定後面四年的生活走向, 但我想對於很多男同志來說那場選舉我們整个人生都得否定了, 永遠記得那年的1124後的冬天彷彿被凍結了五年之久, 之後也沒有想到自己重新練習愛自己及相信社會的第一步居然是當年覺得鄉愿的同婚專法, 但無可否認的在專法之後真的促進了一些對話, 也樂見於同志的處境往持續往好的方向前進著, 但又同時的以那年的政治運動傷害提攜自己, 不要忘記好好保持理性對話的重要性, 晚安台灣, 希望我們都能好好投票且同時持續的向好的方向前進。👉

然後我真的很喜歡新單元的失溫練習, 雖然每次聽都好痛苦, 但真的都是練習, 謝謝團隊們的用心❤️

1. 我今年43歲, 想分享1998年的台北市市長暨市議員選舉, 這應該是我人生第一次的投票經驗。

2. 當時18歲的我, 對於政治的感受並不強, 甚至不記得自己市長和議員投給了誰, 倒是深深記得彼時喜歡的女同學, 為了陳水扁落選而痛哭, 她還戴著扁帽, 特地跑去陳水扁的謝票晚會現場, 在台下跟著大喊要陳水扁選總統。這件事讓我很訝異, 因為自己雖然覺得選舉很好玩, 卻完全沒有被時代激發出任何政治熱情, 反倒有種覺得政治人物就是比較懂得操弄人心的冷眼旁觀感。必須說, 那幾年的陳水扁以及民進黨, 在選舉上真的很能展現行銷魅力, 很知道如何吸引年輕族群。至今我都還能清楚地想起, 陳水扁兩度競選台北市長時, 提出的「快樂、希望、陳水扁」以及「有夢最美, 希望相隨」口號, 還有後來被我們私底下戲稱為全台最大觸電遊戲的「手牽手護台灣」, 都讓人相當佩服, 不知道幕後是誰在操盤的。

尤其是選市長時高舉「希望」的口號, 言簡意賅地反映出時代氛圍, 一種雖然暫時百家爭鳴一片混亂, 但大家都相信明天會更好的解嚴後90年代氛圍。當時的民進黨跟集結了許多國民黨少壯派政治新星的新黨, 都給人這種新人新氣象、青壯力量當奮起的改革氛圍。所以某方面我好像也能理解, 那些從小目睹社會、家人為了藍綠顏色吵吵鬧鬧多年的年輕人, 為什麼聽到「白色力量」喊出「藍綠一樣爛」的口號時, 就會被吸引過去了, 那是一種你們上一代解決不了的事, 就靠我們這一代來擺平的盲目信心。

回到1998年那一回的選舉, 我記得的都是別人的事, 比如父親說要投給國民黨的市議員林晉章, 因為對方的選民服務確實幫助到父親, 協助他解決了一些工廠登記的相關問題。但我也同時記得父親對於陳水扁落選的惋惜, 因為經營上的需要, 不時需要跑市政府的他, 一再強調陳水扁上任前後, 台北市府簡直是兩個不一樣的地方, 之前是公務人員趾高氣昂、愛理不理, 甚至還有人會明示暗示要收紅包的陋習, 但是陳水扁上任後沒多久, 風氣整個煥然一新, 這是父親指證歷歷、有親身經驗之處, 只可惜對不需要和公家機關打交道的我而言, 就比較不容易產生什麼深刻共鳴。話說回來, 大概也就是當時陳水扁與「希望」扣連在一起的改革形象如此強大, 才會在日後弊案爆發時, 讓那麼多人真正傷透了心, 可能跟我輩跟著中華職棒長大、曾經如此熱愛棒球卻讓假球案倒盡胃口是差不多道理吧。

3. 去投票代表著當時心情上是抱著「相信」的, 少數不太願意去投票的幾次選舉, 是對政治上的一切萬念俱灰, 覺得不管誰上台都一樣糟, 心態上是「不相信」的。話說回來, 不同層級的投

票，其實會有不同的思考方式。最基層的里長、鄉代、市議員，乃至於縣市長的選舉，自己的一票影響力好像真的存在，所以我現在也能明白父親當年的選擇，真的就是與「選民服務」的品質相關，自己被誰幫過，或是誰選上最能幫忙爭取自己相關族群的利益，決定了手上這一票會給誰。

至於更高層級的立委、總統的選舉，就比較和價值觀的取捨有關了，準備倒不需要，需要的是確認自己在那個當下，偏向支持哪些價值觀。所以我不太同意周遭同溫層對同溫層以外者的謾罵，那些人並沒有真的那麼笨，也未必那麼容易被謠言給操控，他們背後其實還是有自己的價值取捨的，只是未必跟我們一樣而已。如果說有什麼選前準備的話，就是儘量鼓勵理性對話、鼓勵大家尋找吵架或貶低他者以外的溝通方式。認真說來，大家需要回到對人之常情的理解，如果你是被罵笨蛋、被罵智力測驗沒通過的那一方，你會開心嗎？當然不會呀，還會更堅定意志，不想支持斥責我的那一方。我相信只有善意溝通才能拉到支持，也相信大家罵來罵去才是真正的敵人所樂見的。

4. 今年會去投票，對我的意義大概就是對未來還抱有「相信」，不管結果如何，都不會像想像中那麼糟，民主還是有自己修正自己的力量的。

我是Summer，今年49歲，我想分享2020年1月13日的總統大選投票日。當時，我接查核中心總編審的工作半年，這個組織連我也就四個查核人力。回想起來，當時大概就是傻膽，很少有人手太少、能力不夠這種擔心，如果偶爾擔心，我就中午午餐時散步去辦公室附近的土地公廟拜拜，拜託菩薩讓我和同事都變聰明。

(接下來的兩段好岔題，致听也完全可以省略。)查核中心當時剛起家，還在努力取得大家的信賴，每一題都是兢兢業業面對上門來戰的留言。這灰頭土臉的闢謠工作，跟新聞記者工作的落差蠻大的。其實，當時給我莫名勇氣的，是選前的有一天，我在上班前，恰好遇到郵差冒雨來送包裹，他把車子停在華視大樓的車道之外，扛著大小包裹，天空下大雨，我問他怎麼不開入車道停在大門口，他說，怕擋住出入的車，他走一下沒關係。

就是他對工作的盡職和對世界的滿滿善意，深深感動了我。當下，我突然明白自己為誰而戰，我要為台灣社會像他這麼善良的人而努力，我想要像他一樣，在工作崗位上用我的善意來盡責。聽起來很像蔣公看到小魚往上游的故事齣，哈，但這麼難的工作，支撐我的，不是什麼心靈雞湯文，也不是薪資，還真的就是這麼偶然的感動。

回到正題。

投票日當晚，我同時尬兩個任務，一個是跟查核中心同事在電腦前等謠言，一個是打開電視「監督」開票，有一組工讀生是記錄電視台的開票節目。在韓國瑜宣布敗選後，我當時的同事俊甫從臉書訊息收到讀者轉來一則短影片，有一個開計票畫面，裡面有一個聲音喊2號(2號是韓國瑜)，但畫面卻是畫記人員一直畫線在3號蔡英文，傳言寫著「難怪蔡英文會當選」，這麼惡意的影片很容易在當時敗選的氣氛中引爆選民憤怒。

收到影片，我們陷入查核戰備狀態，當我還在找影片裡，牆上海報寫什麼？桌上有擺放什麼嗎？想查出投開票所在哪，同事俊甫很快大喊，他破案了，聲音是立委開票，跟總

統開票的畫計無關，他留意到聲音連續喊二號，然後突然喊出了四號，總統大選只有三組候選人，根本沒四號！就這樣破案了！我們在半小時內發布報告，聯絡其他協力夥伴，一起在投票日當晚拆解最惡意的假訊息。這一則查核報告，也在2020年，讓TFC拿到全球查核圈的最有影響力查核報告大獎。

我的同事在最險惡的情勢快速拆解假訊息，到現在想起來，這不是簡單的幸運，而是台灣的大家都一起很幸運。當然，幸運的背後，要感謝那一個敏銳的讀者轉來影片，感謝同事俊甫機警破案，感謝媒體和闢謠社群一起發功把報告傳出去。

話說我當時的第二個任務是監督電視台開票。2020年的投開票之夜，我都還記得開票的電視轉播情況。啊，相信大家都是轉台來轉台去，找哪一台開票最快、數字最高，但大家都知道這可能是電視台按照工讀生加上自身經驗在「編造數字」的一場秀嗎？當時蔡英文票數一路領先，數字甩開另兩組候選人，電視台偶爾出錯，其實也被網友截圖質疑「選務做票」。如果今年總統大選，候選人票數落差小，電視台萬一亂按數字的過程出錯，就易衍生亂象，這挺令人擔心。

不過，撇開嚴肅討論。開票過程，你是想要看「電視開票秀」，還是真實又慢吞吞的中選會開票數字？我知道你是要選哪一個。但這就叫做「共業」，就是大家要一起承擔後果。

2024年的投票，我會早去投票，然後，跟同事們在辦公室等謠言，守護一切平安。大家也許都希望自己支持的候選人能當選，覺得自己支持的候選人才能帶來美好的未來，但我覺得更珍貴的是，我們共同擁有民主，票投完，服輸贏，各拚四年，四年後可以再決勝負。期望我們不被假訊息亂入，不失去對彼此的信任。

我是雪莉，今年48歲。大學時經歷了1994年台北市改為直轄市後的首次民選，那年剛好是三咖都，趙少康陳水扁黃大洲三強競逐。1996年又遇上台灣第一次總統民選，我大三，好多大學生非常地熱血當了志工，我也不例外，最印象深刻的是有天晚上在萬華龍山寺前發選舉傳單時，開車經過的中產階級拉下車窗，對著我們一行人說：「你們頭殼壞了嗎」、「國民黨下來台灣會戰爭」、「大學生好好回去讀書」……這是我難以抹滅的記憶。原來我們還不是民主國家，一黨獨大戒嚴40年後，要求政黨輪替原來這麼難。

今年還是會去投票啊，就是如常的一次投票，不像1996年那次激情，我雖然有自己的信仰，也清楚哪位候選人比較能展現台灣主體，但現在的我比較平常心，畢竟台灣的民主制度算健全，也經歷三次和平的政黨輪替。也跟我是記者的身份有關，（以往採訪過三任的總統），不久前也採訪了此次的三位總統候選人。長期觀察和採訪，我會去檢視每位候選人的政見、人品、正副總統候選人的能力與搭配。1月13日一定去投票。但選舉結束後才是我們要更努力的時候。因為這次選舉裡明顯感覺社會存在一股強大不滿的氛圍。我們可以看到在美國過去幾年發生什麼事情、英國脫歐、歐洲右派勢力的崛起，這些都變成民粹領袖的籌碼，對長期的政治穩定會有衝擊。這股不可控的「政治盲流」經常會找道德少數作為宣洩的出口，變成「社會暗流」，所以未來不管是哪一組候選人當選，都必須要解決這股真正存在的社會衝突。

我是盧建彰

2012年的冬天，我們全家族一起看著電視開票，一整天父親都在估票。當開票完畢、電視關上，整個房間陷入寂靜，我們在安寧病房裡，一片慘白。

兩週後父親離開。

當時看著病床上的父親，算著蔡英文多少、馬英九多少、宋楚瑜多少，我多少會想：你都癌末了，怎麼那麼關心國家大事？

後來，我懂，他擔心的是，家人。

他知道，在他力有未逮的情況下，家人會因國家領袖而有不同際遇。

國家，國家，國裡頭有家。

再下一次的總統大選，我就大量參與了，因為我有了自己的小孩。

我幫蔡小姐拍求職廣告，後來當我和剛找到工作的蔡小英合照時，我把小孩給蔡小姐抱，想讓她知道小孩的重量，是多麼重，比病床上的白床單重，比整個家族還重。

那一刻，我多希望我爸也一起。

不，他一定和我們一起。

我是育萌。2022的地方大選，媒體都說「選情有點冷」。

那年因為18歲公民權修憲複決終於走到公投這一步，我到不同縣市的街頭宣講，帶著年輕人們一起。

我家裡的政治立場跟我不一樣，不喜歡我在街頭搞事。他們不是激烈衝突派的，但常常說「為甚麼要走這麼辛苦的路呢？」

投票那天早上，我趕回家。原本做好心理準備，要拜託爸爸，不管市長投誰，18歲公民權的公投請他投同意。

我才剛開口，媽媽就從房間走出來，說「早就配好票了啦，全家都投同意喔」。我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媽媽拿一件全新的白襯衫給我，跟我說他在電視上看到我，襯衫袖子有點破洞，我好像沒發現，「搞這些事也不能穿得太寒酸欸」，他唸我。

這次我也會好好回家，好好投票。（雖然實際上可能還是快閃進家門，匆匆忙忙）我想起上次總統大選，我媽一邊走的投票所，一邊說「原本今年可能不投票，但想到這一票從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想的就不是投給我喜歡的人，想的是怎麼投你們會過得比較好。」

他說「我照你說的投喔，十年後你不能後悔喔」，我還沒後悔，但我好怕如果我沒投票，我會後悔。

我是哈利，今年36歲。

2020總統大選那年，我在選前一晚搭火車回到嘉義。

從火車站走回我家，一定會經過著名的噴水池圓環，原本對選前之夜不抱任何想像的我，過去只聽家人說過，每當這晚，警察便會以圓環為起點、在車道分隔線上架起拒馬，鋪設到接近火車站的路口，讓不同陣營人馬做最後的造勢催票。

當我實際闖入現場後才發現，那豈止是催票造勢，根本就是十年一遇的巨型嘉年華！有超過兩層樓高、站滿候選人與助選團隊的競選戰車，邀民眾對天空大喊「凍蒜凍蒜！」，好幾台應該是宮廟出借的元宵造型花車，用音量推到MAX的動滋動滋舞曲轟炸街道，甚至還有團隊請來鋼管女郎電子花車，讓阿伯們全都目不轉睛、甘願留連！

這些本應有各自歸宿的人與物，同時塞滿了這條僅被拒馬劃開的四線道馬路，原本快步五分鐘就能走完的路程，被迫以神明遶境的速度緩慢前行。原來，貌似沒有交集的政治主張，能夠以如此華麗的姿態，在相同的時空裡並存！

於是，我也想起了那一陣子，我們還在台南開午營。

接近投票日的那一兩個月，我們時常目睹原本只是共享大桌、彼此並不相熟的客人們，竟然因為三張票該怎麼投而開啟了對話，大家都很樂意理性表達不同投票策略的可能利弊，雖然沒有人有把握自己說得準，但每一次的長桌熱議後，彼此好像真的都能帶回一些過去忽略的觀點。而且，在那個2018 PTSD尚存的時空裡、在一間台南的尋常咖啡廳裡，你會真真切切的用身體感受到，原來「民主」不只是一張選票、一個概念，而是一個會活生生走進你日常的存在。

噴水圓環前的選前之夜也好、午營長桌不時上演的投票對話也好，都是我四年前真實聽到的民主心跳聲。今年的投票日我當然會回去，而且我打定主意這次要提前去噴水池前搶個好位子，畢竟我們嘉義人如此真心、如此願意為自己支持的主張讚聲。看膩這次選戰網路上各種空戰酸語言論的你，也一起回家，為自己的主張現身吧！

我是27歲的正在當兵的高雄役男馬克，我想要分享2016年的大選。

那時，太陽花結束沒多久，2014年到2015年，所有的學運青年來到各個大學巡迴演講，林飛帆、苗博雅、陳為廷、黑島青等不同團體的出現、各個校園異議性社團都群起湧現，還有雨傘前後校內港澳學生同樣的對民主自由的關心。我身邊的朋友，大家都在後太陽花、後雨傘時代尋求一個政治上的改變，我剛上大學被這股氛圍所感染，我也加入了異議性社團，開始注意到台灣與尤其是高雄的空汙問題、性別議題、移工議題、轉型正義等等，所有一切在高中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氣味。

2016那年，蔡英文第一次勝選，我19歲9個月，沒有任何投票機會，看著蔡英文競選cf，火車不斷地經過站牌大家都回家投票了，而我還在這。總覺得自己錯過了什麼，有種被遺棄的感覺，那個時候大家還在臉書活動，我還tag 親藍的長輩希望他們能夠投給蔡英文，我在各種平台盡可能地一直發文，盡可能把自己的想法被看見來消弭我那種失落的感覺。那時我是如此的狂熱，我好像希望有人能幫我一起改變，因為我沒有任何機會做出我的選擇。

那次大選後的20歲生日，我為自己許下了一次承諾，往後的任何一次投票，不管我在哪裡我都會趕回家，在大學當助教監考時，上學期期末滿堂遇到投票，而我都會在監考時在黑板寫下：「記得回家投票！」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做，可能是希望所有人都能珍惜自己手中的那張票。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做決定，但每當我們不斷投票時，我總是樂觀的想，或許我們就能朝理想的未來更近一些。

Ps:雖然，我第一次有投票權的2018，我投過的候選人、公投案都沒過 (苦笑)

但不管如何這次大選，一如我在20歲生日那天對自己許下的承諾，我會回家投票。

共筆截止囉


